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李經臧

文選卷三十一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雜擬

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五言

袁陽源 孫嚴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府劭當行篡逆淑諫見害

劔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史記曰游閒公子飾冠劔連車騎兩京賦曰南望杜霸北

眺五陵

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湊聚也

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邯鄲遊士

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桀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

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鄽籍籍關外來謂被徙關中也車徒傾國鄽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注曰鄽市物邸舍也今云鄽以明市也

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為言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侯已見鮑

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穀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内軹人自喜為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

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義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西音先協韻也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

彯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公羊傳曰曹子摽劍而去之劉兆曰摽辟也彯與摽字同孚堯切

嗟此務遠

圖心為四海懸 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高而闊也 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 列子楊朱曰愼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傅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倣古詩一首 五言

袁陽源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訊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

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 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也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四面各千里從横起嚴風陸機從軍行曰凉風嚴且苛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毛詩傳曰燠煖也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擬古詩二首 五言

劉休玄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凶弑立以

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上道遙遙行遠之楚辭曰路眇眇之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謠曰遠哉遙遙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螿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螿水鳥哀猶愛也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

對酒不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古樂府江南辭曰江
能酬南可採蓮毛詩曰青
青子衿悠悠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陸機為顧彥先贈
悠我心婦詩曰京洛多風
塵素衣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曹植七哀詩曰膏沐
化為緇誰為容明鏡闇不治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
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
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
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遥城浮雲藹層闕鄭玄詩箋
曰層重也玉宇來清風羅帳
延秋月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幃
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令君下羅帳

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誰為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五言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興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

樊漢書揚雄河東賦曰脤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䂂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憂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甘泉賦曰遥遥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陵園仲秋邉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黄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䰟郭象莊子注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五言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氈為絈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弩謂之服所以盛弓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之末彆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鞬居言切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鞚口送切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

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益勁猶飲羽於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魯客假言揚子法言載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

既賀主人恩又蒙令尹顧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

其餘國稱相也曰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伐木清江湄設置守毚兎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又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又曰趯趯毚兎遇犬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弱冠參多士飛步游秦宮華覈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四特側覩君

子論預見古人風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兩說謂魯連說辛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束圍邯鄲魏王使辛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辛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卻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踳駁也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鄒陽上書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守也解佩襲

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犀渠卷袞奉盧弓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飛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連龍赩然王逸曰連龍山名集君瑶臺裡飛舞兩楹前楚辭曰望瑶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茲辰自為美

當避豔陽年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呂氏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五言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絶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西京賦曰雕楹玉舄繡栭雲楣甘泉賦曰珍臺閒館璇題玉英築

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選色遍齊代徵聲帀卭越齊代卭越四地名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虧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竝身意已見上文蟻壞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傅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間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堅喻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冤俯仰淚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

敧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也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曰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傚古一首 五言

范彦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雪千里已見上文 風斷陰山樹霧失

交河城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朝馳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逗或作逗音豆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

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五言　雜體詩序曰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今作三十首詩斆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推

江文通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鴈門郡已見上以其邊塞故曰關　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為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

團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團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君在天一涯妾身常別離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離別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爾雅曰女蘿菟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李都尉從軍陵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日暮浮雲

滋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諭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為雙飛鷰雙戲為南淮南子曰鷰雁代飛許慎曰鷰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燕文與此同

班婕妤 詠扇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班婕妤怨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

圖似明月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恐涼風至吹我玉階樹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魏文帝遊宴　曹丕

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賦曰修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朝游高臺側夕宴華池陰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曹子建公讌詩曰神

颻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枚乘兔園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陸機淵魚鱏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莊子曰至陰肅肅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傅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道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

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臒**曹子建贈丁儀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臒善丹也**延陵輕寶劒季布重然諾**延陵已見上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感遇 **楨**

蒼蒼山中桂團團霜露色言桂霑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贈徐

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劉直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雖珍須君翼乃為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樹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丹采既已過敢不自彫飾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絏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人心同結

王侍中懷德　　粲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荆蠻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横崤函崤谷及函谷也吕氏春秋燭過曰吳為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其堙盡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方言曰楫謂之櫂棹與櫂同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蜎蜎者蠋蒸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鸛鷂在幽草客子淚已零鸛鷂在幽草謂鸛鳴于垤鷂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

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毛詩曰有芃者狐率彼幽草
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
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
賢主降嘉賞
賢主魏太祖也時粲為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
金貂服玄纓
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
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
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萍隨水浮汎乍東乍西
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
新語曰君子篤惠於義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王粲公宴詩曰古人

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

嵇中散言志 康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左太沖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玉池傳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

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又曰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

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寓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

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

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

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

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莊子堯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

將為賓乎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柳下惠已見西征賦孫登已見嵇康幽憤詩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鸒斯蒿下飛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盡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

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爲鳥其名曰鵬鵬䜿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摇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北溟有鳥焉其名爲鵬摶扶揺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鷽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鷽斯鵯居鵯居鴉烏也音豫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曹子建七哀詩曰沉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鷽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飄颻可終年沆瀁安是非阮籍詠懷詩曰逍遥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飄颻蒿下沆瀁海上逍遥一也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

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

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濱而翩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張司空華 離情

秋月照簾櫳懸光入丹墀

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

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

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又曰閒夜無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

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

楚辭曰皐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

蟲

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 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彩秋草含綠滋 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 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上爾又曰欲以遺所思 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 述哀 岳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楚詩曰青春受謝潘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 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 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

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撫衿悼寂寞怳然若有失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也明月入綺窻髣髴想蕙質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異同朗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古詩曰交踈結綺窻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夢寐復冥冥何由覿爾形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我慙

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户掩門乃走其裾爲户所閉掣絶而去歳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

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毛詩曰駕言出遊

雨絶無還雲花落豈留英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絶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
逝又曰寢興自存形也

陸平原 羈宦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 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 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 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永歎見下注 流念辭南澨銜怨別西津 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杜預左氏傳曰澨水涯也 馳道遵淮泗旦夕見梁陳 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 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 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朱黻咸髦

士長纓皆俊人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散與芾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契闊承華内綢繆踰歲年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日暮聊總駕逍遥觀洛川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川徂没多拱木宿草凌寒烟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遊子易感慨躑躅還自憐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動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颷疾而不得陸機赴洛陽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

深

左記室 詠史 思

韓公瀹賣藥梅生隱市門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曰人生惡死何為苦也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衛衛青霍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海源也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終軍才始達賈誼位

方尊　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士文帝悦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也

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　左思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

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

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决録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學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張黄門　苦雨　協

丹霞蔽陽景緑泉涌陰渚　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啟陰期

又詩曰階下伏泉涌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碩也音楚有弇興春節愁霖貫秋序張景陽雜詩曰有弇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燮燮涼葉奪戾戾飈風舉楚辭曰溢飈風余上征高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馥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傷亂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太尉琨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九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八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曰横塞也楚辭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騖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遠啓疆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張張良韓韓信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淮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

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

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古人非所希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見上文

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見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

藻玄髮吐素華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冥幽冥也數歷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丸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盧中郎感交　諶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眷顧成綢繆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答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迺與時髦匹姻媾久

不虛契濶豈但一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答魏子悌詩曰恩由契濶生但一己見上文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

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槩志節也馮衍顯志序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

馬服為趙將疆埸得清謚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晉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謚靜也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史記曰魏公子毋忌號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河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

慨無幄中策徒

慙素絲質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
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
為其可以黄可以黒羈旅去舊鄉感遇喻琴瑟盧諶贈崔溫詩
高誘曰閔其化也
曰羈旅及寛政委質信時遇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杞梓已見陸韓卿贈内兄希更以畏朋友濫吹乖名實
叔詩無逸已見景福殿賦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
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
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
士乃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
嚴對曰一一聽之乃
知濫也名實已見前

郭弘農遊仙臧榮緒晉書曰璞
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道人方術之士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朱霞入窻牖曜靈照空隙十洲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曜靈日也說文曰隙壁縫也傲睨摘木芝陵波采水碧江賦曰水表倚浪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水芝洛神賦曰陵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泯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眇然

萬里遊矯掌望煙客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詞曰出于暘谷次于濛汜

張廷尉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己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也寂動苟有源因為殤子夭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

以爲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

道喪涉千載

津梁誰能了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曰喪耳

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

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圜也扶搖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廣雅曰矯飛也

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常少

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蒼頡篇曰冏大明也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

浪迹無蚩妍

然後君子道浪猶放也妍蚩猶美惡也戴逵栖林賦曰浪迹潁湄棲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領畧歸一致南山有綺皓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畧總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畧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交臂久變化傳火延薪草莊子仲尼謂顔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哀死邪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絶明盡生也亹亹玄思清胸中去機巧許詢農里詩曰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

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名曰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俯而不對也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人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 自序 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

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

詢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張毅單豹竝已見幽通賦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泠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而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司馬彪曰泠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惑邪非夫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遙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

隈曲也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

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

廣雅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閒敞西征賦曰厭紫極之閒敞

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

激鮮飆石室有幽響

櫺窗閒孔也陸機吳趍行曰泠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奬

陸機招隱詩曰税駕從欲李蕭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奬小雅曰奬勸也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

莊子曰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石匠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

向秀難嵇康養

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殷東陽　興矚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韋昭國語注曰緬邈也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左

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左氏傳晉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薄言遵郊衢總轡出臺省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總轡也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

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室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　時菊耀巖阿雲霞冠秋嶺　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　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　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擬良辰而將行　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　淮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　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　毛詩曰曾是在位桑榆日所沒以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　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藏之

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　田居　潛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歸去來曰登東皐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埳井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歸去來曰稚子候門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寐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

績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懈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楚辭曰入溆浦兮邅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包曰月盈而闕者詘鄉尊宋均曰詘還也尊君也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賞心已見上文平明登雲峰杳與廬霍絕楚詞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

盧霍期碧鄣長周流金潭恒澄澈碧障出碧之鄣即玉山也已見上文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櫩周流睆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也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說文曰晰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為之舌切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泬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昭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涓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辭注曰泬寥曠蕩空虛靜也岊崿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說文曰岊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畧曰崿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峻貌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子虛賦曰石則赤玉玫瑰思玄賦曰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蜀都賦曰猩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

小狐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

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

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詞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

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也

身名竟誰辨圖史終磨滅

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辨百世後又曰圖諜復磨滅

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瀛

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

攝生貴處順將為智者說

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眾人說莫與智者論

顏特進 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瑶光正神縣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眈眈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瑶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為都也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楚詞曰桂棟兮蘭橑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蔥蒨吳都

賦曰迴䀜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重陽集清氣下輦降玄宴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鶩望分寰隧矖曠盡都甸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卿六隧倉頡篇曰矖曠視之貌也氣生川岳陰烟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櫚蓮瓊弁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櫚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蓮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禮登竚睿情樂闋延皇眄爾雅曰登成也又曰竚久也謂久留

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

測恩躋踰逸沿牒惜浮賤

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惜不明也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

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

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魏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瑱天見切

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淮南子曰牙會綠水已見上文

謝法曹 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

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

汭今宿浙江湄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雲峯已見上文芳塵未歇席涔淚猶在袂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說文曰艫船頭也楚詞曰望涔陽兮極浦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濫北湖遊岧亭南樓期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點翰詠新賞開褱瑩所疑謝靈運答惠連詩曰陵閶尋我室散帙問所知摘芳愛氣馥拾藥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詞曰質銷鑠以汋約貫達國語注曰鑠銷也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詩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共秉延州信無憖仲路諾延州信謂挂劍也已見謝靈運廬陵墓下詩論語子曰子路無宿諾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注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今行嶀嵊外衘思至海濵孔曄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嶀山剡縣有嵊山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朝徂衘思往尚書曰海濵廣斥嶀他乎切嵊食證切覯子杳未僁款睇在何辰孔安國尚書曰僁見也士簡切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已見

謝靈運越嶺溪行及南樓望所遲客詩　無陳心悁勞旅人豈遊遨毛詩曰中心悁悁　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爰謝又曰馳鶩乎江皐　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人訓謝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　煙景若流遠末響寄瓊瑤瓊瑤謂玉音也

王徵君養疾　徵

窈藹瀟湘空翠磵澹無滋窈藹深遠之貌杜育荈賦曰懷豐穰之滋潤　寂歷百草晦歘吸鶗雞悲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歘吸疾貌楚辭曰鶗雞啁哳而悲鳴　清陰往來遠月

華散前墀前墀已見上文鍊藥矚虛幌汎瑟臥遥帷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牕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琴絃也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水碧已見上文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北渚有帝子蕩瀁不可期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也曰蕩瀁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獨處焉可能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

哀太尉從駕

淑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枌枌榆社也漢書曰高

祖禱豐枌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夙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翳華芝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雲旆象漢從宸網擬星懸高唐賦曰建雲旆宸網天畢也西京賦曰天畢前驅薛宗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岧嵽以星懸朱櫂麗寒渚金鋑映秋山朱櫂以朱漆飾櫂也蔡邕獨斷曰金鋑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羽衛負羽侍衛也綵發吹也淮南子曰浮吹以虞沈川鱗介也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眄謠響王律邑

頌被丹絃沈約宋書曰謂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鐘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頌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

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因而為名積冰也

和惠頌上笏恩渥浹下筵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顏延年觀北湖田收詩曰溫渥及輿隸和惠屬後筵

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尚書中侯曰天乙在亳東觀乎雒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為黑玉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之

服義方無

沫展歌殊未宣服義已見上文沫亡是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錽無犯切馬飾也

謝光祿郊遊莊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楚詞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舲船窓牖也徙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廣雅曰藹藹盛貌上林賦曰沈沈隱隱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水傍潯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馬靜默鏡緜野四睇亂曾岑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梁傳曰緜地千里氣

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散煙駕可辭金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紱綬也散與紱通煙駕煙車也金金印也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抱朴子曰黃帝南到員隴采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泉外國圖曰員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濆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楚辭曰雲期兮電鶩儵忽兮容裔

鮑參軍戎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為龍

為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

徇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莊子曰彼所徇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禮記曰執羈靮而從靮音的去鄉已見上文

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戎馬栗不煖軍士冰為漿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

晨上城皐坂磧礫皆羊腸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城皐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坻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

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

息徒税征駕倚劒臨八荒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税矣

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長劒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鵾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

樂緯曰鵾鵬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負義尾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

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怨別

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道學傳曰見禹撰眞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瑤琴已見上文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焰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為席犀璩為鎮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記遠念以興波

文選卷三十一

文選卷三十二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騷上

離騷經一首

屈平

王逸注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毁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

濁世遂赴汨淵
自投而死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胤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惟庚寅吾以降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皇覽揆余于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己美

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

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也則法也

字余曰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紛盛貌

又重之以修能

修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

扈江離於辟芷兮

扈披也楚人名披為扈江蘺芷皆香草也辟為幽也芷幽而香

紉秋蘭以為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己修身清潔乃取江蘺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

汨余若將不及兮

汨去貌疾若水流也

恐年歲之不吾與

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

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朝搴阰之木蘭兮**阰音毗搴取也阰山名**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莽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恐美人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稼穡

之纖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何不改其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之法也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來吾導夫先路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固眾芳之所在眾芳喻群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文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名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豈維紉夫蕙茝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彼堯舜之

耿介兮 耿光也介大也 既遵道而得路 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之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脩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何桀紂之昌披兮 昌披衣不帶貌 夫唯捷徑以窘步 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 惟黨人之偷樂兮 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 路幽昧以險隘 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 豈余身之憚殃兮 憚難也殃咎也 恐皇輿之敗績 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

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荃不察余之忠情兮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

反信讒而齌怒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

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已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

夫唯靈修之故也靈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

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別傷靈修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為畹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己雖見放流又種蒔衆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畦留夷與揭車兮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五十畝為畦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積累衆善以自絜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峻長也願竢時乎吾將刈刈穫也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

亦何傷兮萎病也絶落也哀衆芳之蕪穢言已種植衆芳草當刈未刈早有霜雪枝葉雖早萎病絶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竝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不厭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絜之志皆竝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妒害賢為嫉害色為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絜使不得用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老冉冉

其將至兮冉冉行貌恐修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修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呑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

苟余情其信姱苦瓜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長顑呼感頷亦何傷顑頷不飽貌也言以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擥木根以結茝兮擥持也貫薜荔之落蘂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蘂實貌言已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也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

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于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言己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纍也謇朝誶而夕替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已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纍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既替余以

蕙纕兮纕佩帶也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中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怨靈修之浩蕩兮靈修謂懷王也浩浩猶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終不察夫人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謂毀也諑音啄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妒嫉中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亡危君國也

背繩墨以追曲兮

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

競周容以為度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

忳鬱邑余侘傺兮

忳徒昆切憂貌也侘傺失志貌也侘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傺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佇曰傺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言我所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

溘猶奄也

余不忍為此態也

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鷙鳥之

不羣兮鷙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類也以喻忠正自前代而固然此鳥執志剛厲不與衆鳥同羣忠正之士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為謀也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士心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己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

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迴朕車以復路兮迴旋也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己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曰皋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曰丘四隫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患將復去修吾初始清絜之服製芰荷以為衣兮製裁也芰蔆也荷扶蕖也集芙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絜修善益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

岌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澤雜糅也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于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

常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修正直以為常行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己好修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女嬃之嬋媛兮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予申重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鮌婞直以亡身兮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鮌婞音脛很也終然夭乎羽之野蚤死曰夭言堯使鮌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修謇謇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

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

判獨離而不服

判別貌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己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

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朋黨竝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依前聖之節中兮

節度也

喟憑心而歷茲

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濟沅湘以南征兮

沅湘水名也

就重華而陳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瞍生重華是

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

啓九辯於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位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羿淫遊以佚田兮

羿諸侯也田獵也

又好射夫封狐

封狐大狐也言羿為

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固亂流其鮮終兮鮮少也浞又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于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澆身被服強圉兮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曰康娛而自忘兮康安也厥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墮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

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于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后辛之葅醢兮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葅肉醬曰醢殷宗用而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湯禹嚴而祇敬兮嚴畏也祇敬也周論道而莫差周周家也差過也言商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舉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偏祐為阿覽人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焉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夫維聖哲以

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瞻前而顧後兮顧視也相觀人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阽余身而危死兮阽猶危也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己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伏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鑿而正枘兮量度也正方也固前修以葅醢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修名之人

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曾歔欷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欷懼貌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日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耎也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己覩禹湯文王修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其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駟玉虬以乘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鷖身有五采溘埃風余上征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

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閶闔之中乃維上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從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路漫漫其修遠兮修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也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飲余馬

於咸池兮咸池日所浴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須臾以相羊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也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

君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 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飄風屯其相離兮 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

帥雲霓而來御 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紛總總其離合兮 總總猶僔僔聚貌也

班陸離其上下 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僔僔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

吾令帝閽開關兮 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

倚閶闔而望予 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使我不得入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也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妒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緤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己修潔白之行不懈怠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溘吾遊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於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

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下女之可貽相視也貽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雲師求虙妃之所在虙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虙妃者欲與并力也解佩纕以結言兮纕佩帶也吾令蹇修以為理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虙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修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修既持其珮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

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曰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朝濯髮乎洧槃洧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水出崦嵫之山言虛妃體好清潔暮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保厥美以驕傲兮倨簡曰驕侮慢曰傲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虛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虛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棄而更求賢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望瑤臺之偃蹇兮偃蹇高貌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真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為

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瑤臺高峻睹有娀氏之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吾令鴆為媒兮鴆惡鳥也羽有毒殺人以喻讒賊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不好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己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言己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

且游戲觀望以忘憂也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慮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

理弱而媒拙兮拙鈍恐導言之不固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

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再言時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閨中既以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王又不寤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

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索瓊茅以筳篿兮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篿筳篿音專筳音廷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上乎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

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時幽昧以眩曜兮眩曜惑亂貌孰云察余之善惡屈原答靈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盈滿也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察視也豈珵美之能當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

禽獸禽獸易別于珠玉珠玉易別于忠佞知人最難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謂申椒其不芳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曰

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也求矩矱之所同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匹也摯臯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心苟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遭周文而得舉言太

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化興盡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

甯戚之謳歌兮甯戚衛人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也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鵜鴂之先鳴兮鵜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鳴也鵜音題鴂音決使百草為之不芳言我恐鵜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盛貌衆薆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亮兮信亮也恐嫉妒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也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余以蘭為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也恃怙也

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委厥美以從俗兮（委棄也）苟得引乎衆芳（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椒專佞以慢諂兮（椒楚大夫子椒也諂淫也）榝又欲充其佩幃（榝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於援引而從不賢之類此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也）又何芳之能祇（祇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

與江蘺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惟玆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玆歷逢也玆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玆不遭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虧歇也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己所行芬芳虧歇至今猶未已也誠難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真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成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羞脯也精瓊爢音糜

以為粻音張精鑿也靡屑也粻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邅吾道夫崑崙兮邅轉也楚人名轉為邅路修遠以周流言己設去楚國遠方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揚雲霓之晻藹兮揚披也晻藹蓊鬱陰貌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蓊鬱排羣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

也

夕余至乎西極

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鳳皇翼其承旂兮

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旂

高翱翔之翼翼

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忽吾行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

遵赤水而容與

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

麾蛟龍以梁津兮

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

詔西皇使涉予

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

路修遠以多艱兮

艱難也

騰衆車使徑待

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車遠莫

能及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西海以為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也齊玉軑音大而竝馳軑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竝馳左右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載雲旗之委移言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是

也

聊假日以媮樂（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陟升皇之赫戲兮（平聲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忽臨睨夫舊鄉（五計　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奇員）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

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

之詞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四首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屈平

王逸注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修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修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拊鼓拊擊也

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陳竽瑟兮浩倡浩大也言己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芬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樂也言己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厭飽喜樂則身蒙慶佑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己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連蜷巨員反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蹇將憺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

五方帝同服也聊翺遊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翺也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猋遠舉兮雲中猋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閒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閒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極勞心兮𢥞𢥞𢥞𢥞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𢥞𢥞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美要眇兮宜修要眇好貌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當修飾也沛普賴吾乘兮桂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未來君謂湘君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己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駕

飛龍兮北征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至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承荃橈兮蘭旌荃香草也橈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望涔陽兮極浦涔陽者江碕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碕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寤懷王使還己也揚靈兮未極極已也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女謂女嬃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神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毒欲使

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

横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嬃之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内自悲傷涕泣横流

隱思君兮陫側陫符沸君謂懷王也陫陋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

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傍板

斵冰兮積雪斵斫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斵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

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

恩不甚兮輕絶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絶也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絶之義

石瀨兮淺淺音牋瀨湍也淺淺流疾貌

飛

龍兮翩翩屈原憂愁俛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與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暇也言君常與己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朝騁騖兮江皐朝以喻已盛也澤曲曰皐言己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鳥次兮屋上次舍也過信為次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為伍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余

言已執履忠貞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

佩兮澧浦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也言己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忠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更變時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聊逍遙兮容與逍遙游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余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

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自湘流故曰愁我也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搖木貌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

登白薠兮騁望 薠草秋生騁平也

與佳期兮夕張 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薠草初生望平之時修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

鳥何萃兮蘋中 萃集也

罾何為兮木上 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 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

思公子兮未敢言 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

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神鬼慌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麋何為兮庭中麋獸名蛟何為兮水裔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涯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聞佳人兮召余余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荃壁兮紫壇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以桂木為

屋棟蘭撩以木蘭為榱辛夷楣兮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葯房葯白芷也房室也罔薜荔兮為帷罔結也結薜荔為帷帳擗蕙櫋兮既張擗折也以折蕙覆櫋屋白玉兮為鎮以玉鎮坐席疏石蘭以為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隣而處然猶積衆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九嶷繽兮竝迎九嶷山名舜所葬也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遺余褋兮澧浦褋襌襦也

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

搴汀洲兮杜若汀平也將以遺兮遠者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道德也

時不可兮驟得驟數也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游戲以盡年壽也

文選卷三十二